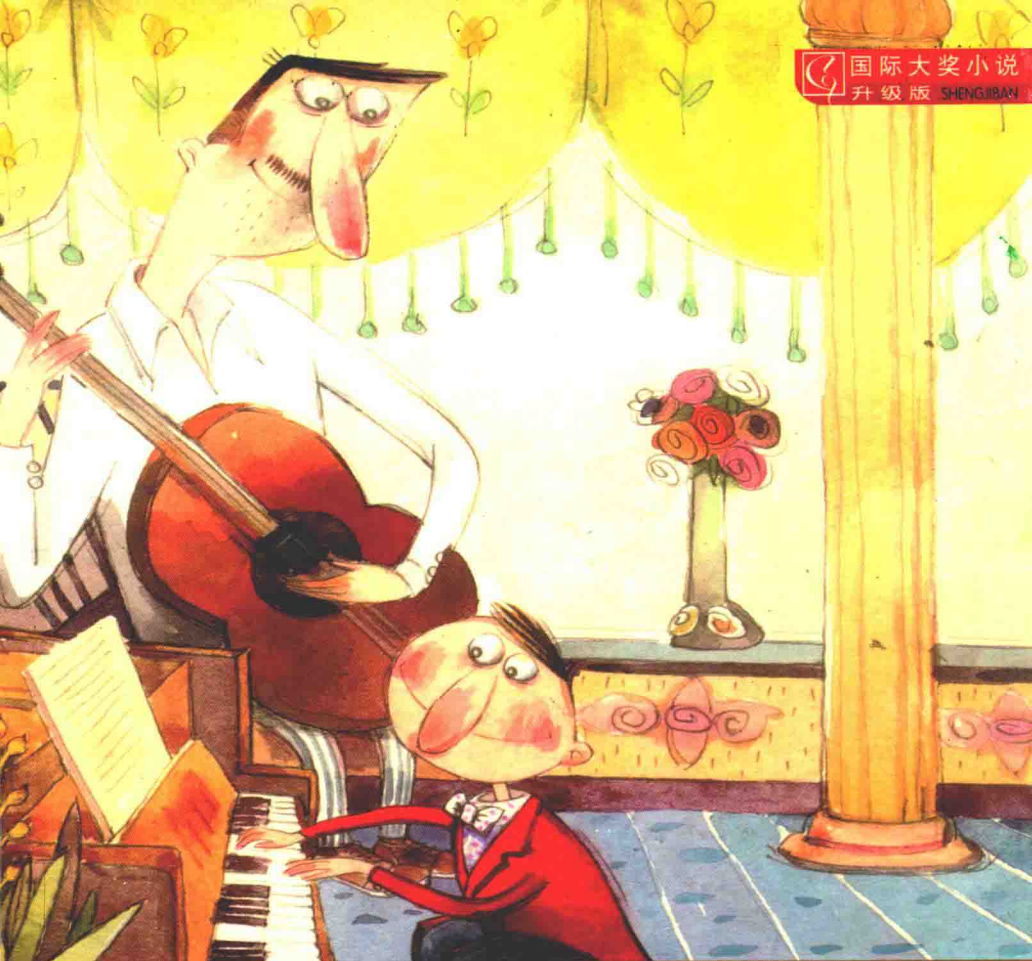


国际大奖小说
升级版 SHENGJIBAN



德国青少年文学奖

最后一块拼图

[德] 西古德·普吕茨 / 著 王泰智 译

从没见过自己亲生父亲的科尔内留斯，在一次偶然的邂逅中，认识了亨利埃特，她像是一位拥有魔法的公主，把他带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


新蕾出版社



升级版 SHENGJI BAN
国际大奖小说



最后一块拼图

IS ODER

DANN ETWAS ANDERES FINDET

[德] 吕口德·普吕茨 / 著

王泰智 沈惠珠 / 译

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一块拼图/(德)普吕茨著;王泰智,沈惠珠译.

—天津:新蕾出版社,2011.1

(国际大奖小说·升级版)

ISBN 978-7-5307-4983-8

I. ①最…

II. ①普…②王…③沈…

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
IV. ①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6748 号

Cornelius oder Weil man dann etwas anderes findet by Sigurd Pruetz

Copyright © 1999 Beltz Verlag, Weinheim und Basel

Programm Beltz & Gelberg

津图登字:02-2003-141

出版发行:新蕾出版社

e-mail: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http://www.newbuds.cn

地 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
出 版 人:纪秀荣

电 话:总编办(022)23332422

发行部(022)23332676 23332677

传 真:(022)23332422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110 千字

印 张:7.25

版 次: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0.00 元

著作权所有·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,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电话:(022)23332677 邮编:300051



前言

国际大奖小说

一辈子的书

梅子涵

亲近文学

一个希望优秀的人，是应该亲近文学的。亲近文学的方式当然就是阅读。阅读那些经典和杰作，在故事和语言间得到和世俗不一样的气息，优雅的心情和感觉在这同时也就滋生出来；还有很多的智慧和见解，是你在受教育的课堂上和别的书里难以如此生动和有趣地看见的。慢慢地，慢慢地，这阅读就使你有了格调，有了不平庸的眼睛。其实谁不知道，十有八九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的，而是当了电脑工程师、建筑设计师……可是亲近文学怎么就是为了要成为文学家，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呢？文学是抚摸所有人的灵魂的，如果真有一种叫作“灵魂”的东西的话。文学是这样的一盏灯，只要你亲近过它，那么不管你是在怎样的境遇里，每天从事





怎样的职业和怎样地操持，是设计房子还是打制家具，它都会无声无息地照亮你，使你可能为一个城市、一个家庭的房间又添置了经典，添置了可以供世代的人去欣赏和享受的美，而不是才过了几年，人们已经在说，哎哟，好难看哟！

谁会不想要这样的一盏灯呢？

阅读优秀

文学是很丰富的，各种各样。但是它又的确分成优秀和平庸。我们哪怕可以活上三百岁，有很充裕的时间，还是有理由只阅读优秀的，而拒绝平庸的。所以一代一代年长的人总是劝说年轻的人：“阅读经典！”这是他们的前人告诉他们的，他们也有了深切的体会，所以再来告诉他们的后代。

这是人类的生命关怀。

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：《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》。诗里说：

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，

他看见最初的东西，他就变成那东西，

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……

如果是早开的紫丁香，那么它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





部分；如果是杂乱的野草，那么它也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。

我们都想看见一个孩子一步步地走进经典里去，走进优秀。

优秀和经典的书，不是只有那些很久年代以前的才是，只是安徒生，只是托尔斯泰，只是鲁迅；当代也有不少。只不过是不知道，所以没有告诉你；你的父母不知道，所以没有告诉你；你的老师可能也不知道，所以也没有告诉你。我们都已经看见了这种“不知道”所造成的阅读的稀少了。我们很焦急，所以我们总是非常热心地对你们说，它们在哪里，是什么书名，在哪儿可以买到。我就好想为你们开一张大书单，可以供你们去寻找、得到。像英国作家斯蒂文生写的那个李利一样，每天快要天黑的时候，他就拿着提灯和梯子走过来，在每一家的门口，把街灯点亮。我们也想当一个点灯的人，让你们在光亮中可以看见，看见那一本本被奇特地写出来的书，夜晚梦见里面的故事，白天的时候也必然想起和流连。一个孩子一天天地向前走去，长大了，很有知识，很有技能，还善良和有诗意，语言斯文……

同样是长大，那会多么不一样！





自己的书

优秀的文学书，也有不同。有很多是写给成年人的，也有专门写给孩子和青少年的。专门为孩子和青少年写文学书，不是从古就有的，而是历史不长。可是已经写出来的足以称得上琳琅和灿烂了。它可以算作是这二三百年来我们的文学里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之一，几乎任何一本统计世纪文学成就的大书里都不会忘记写上这一笔，而且写上一个个具体的灿烂书名。

它们是我们自己的书。合乎年纪，合乎趣味，快活地笑或是严肃地思考，都是立在敬重我们生命的角度，不假冒天真，也不故意深刻。

它们是长大的人一生忘记不了的书，长大以后，他们才知道，原来这样的书，这些书里的故事和美妙，在长大之后读的文学书里再难遇见，可是因为他们读过了，所以没有遗憾。他们会这样劝说：“读一读吧，要不会遗憾的。”

我们不要像安徒生写的那棵小松树，老急着长大，老以为自己已经长大，不理睬照射它的那么温暖的太阳光和充分的新鲜空气，连飞翔过去的小鸟，和早晨与晚间飘过去的红云也一点儿都不感兴趣，老想着我长大





了,我长大了。

“请你跟我们一道享受你的生活吧!”太阳光说。

“请你在自由中享受你新鲜的青春吧!”空气说。

“请你尽情地阅读属于你的年龄的文学书吧!”梅子涵说。

现在的这些“国际大奖小说”就是这样的书。

它们真是非常好,读完了,放进你自己的书架,你永远也不会抽离的。

很多年后,你当父亲、母亲了,你会对儿子、女儿说:
“读一读它们,我的孩子!”

你还会当爷爷、奶奶、外公和外婆,你会对孙辈们说:
“读一读它们吧,我都珍藏了一辈子了!”

一辈子的书。



Cornelius oder
Weil man dann etwas anderes findet

目录

最后一块拼图



- 第一章 邂逅亨丽埃特 001
- 第二章 万人迷卡利德 015
- 第三章 无聊的一天 027
- 第四章 浓情音乐酒吧 033
- 第五章 尘封十年的往事 044
- 第六章 寻求帮助解心结 055
- 第七章 酒吧里的男人 064
- 第八章 成功的亮相 079
- 第九章 醉酒的解释 105
- 第十章 让·保罗的发明 112

目录

最后一块拼图

Cornelius oder
Weil man dann etwas anderes findet

- 第十一章 三个人的周末 126
- 第十二章 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137
- 第十三章 六把金汤勺 152
- 第十四章 妙计渡难关 161
- 第十五章 豪宅遇知音 171
- 第十六章 尴尬的重逢 191
- 第十七章 被撤销的指控 198
- 第十八章 第一千块拼图 208



第一章

邂逅亨丽埃特

我叫科尔内留斯，这是我父亲的过错。很多故事里，一开头肯定总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。而我读的故事里面，却总有一些十分著名的人物。这也是我父亲的过错。

我在学校里叫科尼，母亲也这样叫我。我和母亲住在一栋相当陈旧的房子里，她一间，我一间，还有一个房间是给卡利德的，不是他还能是谁呢？但大多数时间，那里没有人住。母亲夜里工作，白天睡觉。我每天放学回来，她总是坐在电视机前喝葡萄酒，有时还在玩儿拼图游戏，这要耗费很多时间。但是到了最后总是缺少一块，她经常为这个烦恼。我感觉得到，母亲不得不这么辛苦地干活，因为一切都要花钱，她也常常为这个烦恼。我觉得她很悲伤，我也很悲伤，我们谁也帮不了谁，尽管我们肯定都很愿意帮助对方。

我家住在柏林市中心区的边缘，差不多快到科罗伊茨贝格区那边了。如果我说“那边”，其实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这样。当我第一次到科罗伊茨





贝格区的儿童农庄玩耍，骑小马，攀障碍和喂小兔子时，就好像是来到了火星人当中，显得特别紧张。其实那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人，我们学校里有有些人，虽然根本就没有去过科罗伊茨贝格，但我也不怎么喜欢他们。

唯一叫我科尔内留斯的人，就是杜德克先生。自从住在离我们三栋房子以外的克拉夫特夫人死了以后，杜德克先生就成了我的钢琴老师。杜德克先生还不太老，可是一到我们要在班上表演的时候，他就变得格外严格，有时也很滑稽。这时他会穿上笔挺的西装，戴上领结，然后发表一场演说。在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，他都会告诉我们，这是个什么样的曲子和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。他说的真是“研究”两个字。每当我进入课堂时，杜德克先生大多是坐在三角钢琴上，嘴里嚼着面包夹香肠，很少提什么问题。有一次他问我什么是完美。我告诉他，完美就是和谐。杜德克先生立即从钢琴上跳下，把我的回答记录了下来。在我还是个婴儿时，我的父亲也和我们住在一起，但他并没有和我母亲结婚。母亲说，他把搬过来时带来的东西，全部留了下来。其实仅仅是一只小柜子，现在就摆放在我的房间里。可以想象，我的父亲是一个名人，因为他柜子里的书都是有关名人的。而我的名气才刚刚开始。这是一个相当曲折的故事。

一天夜里，我干脆离家出走了。我家前面的街道很暗，而且出奇地安静。再往前走一段，肯定会是另外一个



样子。我朝着一家农户的方向走去，老是踩到水洼里。我边走边想，是不是还应该继续往前走，我的鞋都湿透了，况且也不知道到底要到哪儿去。忽然，我发现前面的街道比这里亮堂，有很多人在走路。这我都能够看见，但就是听不到声音。这里寂静得出奇，就好像是无声的电视画面。没有声音，我觉得很恐怖。感谢上帝，我终于可以听到一切了，其实只要走到近前就可以听到，所以我才继续往前走。

到了阿达贝大街，我已经闻到了克巴烤肉的香味。走到下一个街角，只见几个男人坐在便道上喝着罐装啤酒。我走过的时候，一个男子把空易拉罐抛向空中。易拉罐翻了几个跟头又落回到他的手上。

“空啦，空啦，都空啦！”那个男子说，“东西一空，就变得轻灵了，就可以飞了，就可以翻跟头了，就是从中什么都得不到了，真可惜。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摇了摇头。

“你是一个小孩儿，”他说，“你不懂。回家喝你的芬达去吧！”

我没有回家，而是向左拐，顺着大街走下去，一直到了一个广场上，那里有一座喷泉，周围摆满了长凳。长凳之间种着大树和灌木丛，它们很浓密，人可以藏到里面。我坐下，盯着喷泉上那些滑稽的雕像，上面到处是喷射着水花的小孔，水最后都聚集在一个大圆盆里。水面上





漂浮着落叶和垃圾。路灯暗淡地照着广场。喷泉上的雕像把影子抛向了地面，看起来就好像即将上演一场恐怖电影。我想象着他们都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来。是鬼怪的声音吗？鬼怪的声音可能是低沉的、嗷嗷叫的、不清晰的，那就要看他们是扮演好鬼还是坏的鬼怪了。他们可能会说：“嗨，你过来，我要把你吃掉。”嘴里还啧啧作响，或者他们会说：“嘿，不要跑掉，我并不像长的那样可怕。”

“我并不像长的那样可怕。”

真的有人说了这句话吗？我突然害怕了，尽管我并不相信什么妖魔鬼怪。我抬眼向上望去，其中的一个鬼怪身影动了起来，然后就有一人坐到了我的身边。我不敢把脸转过去，但我身边的影子很平和。这至少使我的心稍稍平静了一些。

“其实没有什么，”那个影子说，“其实也不那么可怕。在夜里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。我一直坐在喷泉边儿上，我在想，或许可以到你的身边来。这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是不是？即使我老了，很胖也很丑，我或许是个中了魔法的公主。可能还是不可能？有人可能是中了魔法的巫婆，但却很美，你看不出她是个巫婆。如果是一个中了魔法的公主，那就更没有人能够把她认出来了。”

“那倒是。”我对那个鬼怪影子说。我已经不害怕了，然后把头转了过去。在我身边坐着一个女人，她真的





很胖，肯定比我母亲还胖。我母亲老是想减肥，却从来就没有成功过。其实我倒无所谓。我想仔细看看身边这个人，但在阴暗中却不能一下子看清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才看清了她的面庞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她很面熟。这张面孔很友善，不让人害怕，但总是觉得有一丝忧伤，但愿有人能够明白我说的意思。我很喜欢这张面孔。

“你可以叫我亨丽埃特，”我的新相识说，“我有很多名字，但现在我就是亨丽埃特。这听起来比较高贵典雅，对我正好合适。”

“我觉得也是，”我说，“亨丽埃特和科尔内留斯。”

亨丽埃特吃惊地看着我，然后笑了起来。她的双下巴高兴得直颤，我可以保证，连她的耳朵都在动。我也笑了，我们又在一起坐了一会儿，仍然很兴奋。

“为了这个，我们必须去喝一杯。”亨丽埃特突然说，“尽管我们已经以‘你’相称，而且我现在才知道你叫什么，但我总觉得，我好像已经认识你很久很久了。这种事情是有的，对不对？名字就如星相一样，总有两个特别相配。”

亨丽埃特站了起来，让月光照在她身上。斜斜的光线把她变成了一只怪物，就像是恐龙什么的。

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她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能力去判断一个人。我在思考，亨丽埃特这个人，我好像不应





该就这么跟她走。

“我们去绿琴酒店。”亨丽埃特说。

绿琴酒店,听起来还不错。其实,亨丽埃特也不一定想绑架我,从我母亲那儿反正是敲诈不来赎金的。我干脆跟在她的身后,绕过喷泉,穿过树丛。亨丽埃特的衣服老是被树枝挂住,每次都得用一刻钟的时间才能使她摆脱出来。

“这简直就是原始森林,”我说,“就像是莱温斯顿在非洲。”

莱温斯顿是我房间书柜里一本书中的名人,这个人老是喜欢去没有人烟的地方。

“你在这里很容易迷路的,”亨丽埃特再一次摆脱树丛后对我说,“特别是你不认识什么人的时候,对不对?这真是让人发疯,我的宝贝儿。如果你知道有人喜欢你,可那个人却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存在,那你不论在哪儿,都会感到生活是那么美好。他会找到你的,但有可能他其实并不存在。”

我们终于穿过了树丛,她把大衣上的树叶抖掉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她的话,但我喜欢听她的声音。我们跑过一片草地,听到了喧闹声,这是各种声音很舒服的混合。它们来自那个小酒馆,就是亨丽埃特邀请我去的地方。

我和母亲也去过小酒馆,但从来没有这么晚去过。



因为我们一般吃过饭后才去，只待母亲把五个马克都输给赌博机之后就离开，而且那通常是很快的。下午去的话，那里的人也不多，而且几乎没有人喝醉。

绿琴酒店的大门上悬挂着绿色小提琴模样的广告灯，这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但那东西也不太像，小提琴上只能安三根弦和两条弦轴。进门以后，我先得习惯里面障眼的雾气和朦胧的光线。然后，我见到左边是一个吧台，右边是几张桌子和一条通往后面房间的走廊。酒店里已经有很多人，他们都显得很疲惫，不像有人刚刚做过鲜活细胞疗法的样子。我曾在报上读到过，赫伯特·冯·卡拉扬，为了显得年轻一些，每年都要接受一次这样的治疗，但他最终还是死了。

大多数人好像都认识亨丽埃特。我们还站在门口时，吧台后面的那个女人已经给她送过来一杯啤酒了。

“小家伙想要什么？”她看了一眼亨丽埃特，亨丽埃特看了我一眼。

“可乐，”我说，“多放些冰块。”

“给小宝贝儿一杯多放冰的可乐。”亨丽埃特说。

“OK，”女招待说，“加冰的可乐。你们坐到后面去吧，那里对孩子很合适。”

我们朝后面走去。进了一个房间，它更像是一条大管道。它的一侧摆放着几条长桌，亨丽埃特挤到一条长凳上。她使劲儿往里挤，直到给我挤出一个座位来。这段

